

平城旧曾谙之忘不了(三)

□ 任翔宇

还有几条街,如今虽然消失了,但是留了些痕迹在。或者,成为古迹为参照物,或者,是新商业街可以作为卖点的招牌展示,“鞭没了,神留着”,《神鞭》那句话还适用。

南仓街,位于善化寺(俗称“南寺”)西侧。北起教场街,南至南寺街。清代此地建有仓库十八楹,储备救济粮,名“保义仓”。后大同地区干旱成灾,储粮用尽,后继不接,逐空锁多年,桓倒房塌,成为废墟,标价卖出,建成民房,形成街道,因地处城西南,故取名“南仓街”。驻有金属工艺厂,尤以铜火锅,在省内外享有盛名。因扩建南寺,消失。南仓街是一条细细的街巷,也许不是大同最窄的胡同儿,估计也可以排进前五名。我记得有个同学家冬天拉炭,车只能停在巷口,三轮车勉强可以进去。这里的金属工艺厂过去门冲南开,旁边就是南寺和五中。南寺的墙上被人为地敲打出了很多豁口,孩子们会从这里攀爬到里面玩耍,从南面的土坯城墙穿行过去,可以进入五中的操场,紧挨操场的,是实验室,那时的校园,简单,简陋,简约。

院巷,位于大西街中段路南,与帅府街相对。北起大西街,南至鼓楼西街。相传,明正德年间,该巷是大同富豪王龙产业,南北两口均设有木栅栏门,每日启闭有时,整条巷形成院落,故名。因建华严寺广场,此巷拆除。院巷连通的是南街和西街,因此是大人小孩上班上学的必经之路,这条路上在80年代最多的就是发廊和裁缝铺,第一批在大同扎根的所谓的“温州商人”很多从此地发家。最辉煌的时候,我记得冬天过年前会有一溜儿的烫头玻璃罩子立在马路上,好几十个妇女们或抱怨等待,或烫着头手里也不闲着还织着毛衣,蔚成景观。

塔寺街,位于观音街南端,东起武庙街,西至神曲巷,呈不规则形走向。该街建有慈云庵和法华塔,慈云庵面对法华塔。故名塔寺街。因建法华寺,此街大部分消失,只留靠近神曲巷一小段。塔寺街因塔而得名,我幼时曾在这里暂住,就在正对着白塔的高台院子,每天一出门就可以看到“美丽的白塔”“四周环绕着——歪脖树和破围墙”。白塔在一个工厂的院子里,平时不开,偶尔可以混进去,也没什么令人惊奇

的特别之处。塔寺街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北方民居街巷,往南可以去东街,往西可以绕到北街和西街,毗邻闹市,但又安然恬静,住在那里,很有一种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于千里之外”的俯瞰感。

曾经深谙每一条胡同通往何方,曾经深谙每一处可以登攀翻越的残破城墙,曾经深谙每一个高低庙宇后的传说故事,曾经,无视眼前是昏黄还是光亮,都不曾迷路迷惘的地方,陌生了。我就是那个对着镜头一次次发愣的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时光,不仅仅是磨平记忆,还意味着降生未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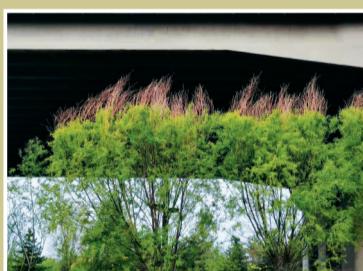
大同的东南西北四大街我都住过,但只有西街和南街的旧模样尚能留在记忆中。乱衙门里大同电影院的光怪陆离、艺校的咿咿呀呀,南寺城墙根儿下的太极推手,已经不复见了。本来真实的影像,如今就像梦一样,变得缥缈起来。人到中年后喝酒屡屡断片儿忘事,现在非常恐惧失去记忆失去思考失去下笔的勇气与情绪。锐气大减在我看来是岁月的必然,我没觉得有什么委顿惆怅的,而记忆力的衰退和下笔次数的越来越少,倒让我觉得寒意凛

然。等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,那些能让热血化冰、苍颜迸泪、开怀大笑的归结点在哪里?记忆的闸门从哪里打开,尘封的往事又从何处开启,我倒觉得,历久的文字比泛黄照片更有画面感。

前些年,北京有些人在提一个观点,老北京胡同文化,又过了些年,上海人,在用重讲上海话的方式,提醒海派文化的失落,尤其是周立波,几乎以“清口”的方式换回了不少新上海人的捡拾本土文化热潮,不过这些,都挡不住越来越多的五湖四海儿女涌入和融合,都挡不住城市改造、新建、追求新发展方向的摧枯拉朽。一线城市、国际化都市尚且如此,一个四线的地级市也就难敌时代洪流的冲刷,我们的城市,我们越来越不熟悉,也就在所难免。



随手拍大同



眼前 王儿 摄



大同方言

保留了初始义的“遭”

大同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古字,比如“遭”就是其中一个。所谓保留了古字,是说不但保留了这个字的意思,而且还保留了这个字的读音。老大同人现在依然在交谈中会用到这个字,比如:“这孩子材地不赖,可惜了的,没遭上好当家人。”所谓“当家人”在大同话中就是“家长”“父母”的意思。又比如:“咳,没遭上好子女,到老了可要受罪呢!”这里的“遭”字用的都是本义。

成书于汉朝的《说文解字》中有明确的解说:“遭,遇也。从走曹声。一曰通行。作曹切。”(东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》)

无论是读音还是意思,大同人都做了原汁原味的保留。古典中多有用例,《礼记》:“遭先生于道。”(《礼记·曲礼》)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注疏说:“遭,逢也。”(唐·孔颖达等《礼记正义》)

《国语》:“未既龀而遭之。”(《国语·郑语》)三国时人韦昭注释:“遭,遇也。”(三国·东吴·韦昭《国语注》)“遭遇”其实是个同义复音词,就是说,“遭”与“遇”的意思完全一样。

《史记》:“遭圣则兴。”(汉·司马迁《史记·封禅书》)意思是遇上了圣明的君主则国家兴盛。同书《孝武纪》中亦见此

语。同书又有:“晏子出,遭之途。”(汉·司马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)意思是在半道相遇了。

文学作品中也多见,如:“故遭罹而羸缩。”(东汉·班固《幽通赋》)此句中“遭”与“罹”连在一起,实际上也是同义复音词。宋人的文章中依然可见到例子,“予在患难中,间以诗记所遭。”(宋·文天祥《指南录后序》)所谓的“所遭”,就是“所遇”。

所以,完全可以得出结论:大同方言完好地保留了“遭”字的读音和第一义,即初始义。



想起春日大同

至今,仍忘不了在春意融融的傍晚登上西城墙,但见一轮红彤彤的日头像神通的哪吒在云海里驻足,满天霞光荡漾。

店铺的音响声与灯展的喧闹声,为春日的古城平添了浓浓的生活气息。古街古巷充斥着古意,恍惚中竟疑心回到明清,自己正出城归来,同晚风耳语,听归燕鸣叫,看黑天月升。

暮霭渐沉,夜晚降临,闪烁的灯火嗨起来了。城楼上、街道上、房屋上溢彩连连,辉煌一片。有灯的城真好,有灯的夜极美,让人仿佛置身琼楼玉宇,又恍若流连天子宫阙。

华严寺也汇在这片灯的海洋。这座古老的寺庙,是辽金的遗存,它的身世不必累述,它的影响尽人皆知,它的存在是一个象征,它在风风雨雨中挨过了九百

多年,它早已与大同仿若融为一体。

街上人山人海,摩肩接踵,观灯的、散心的、放松的,当然不乏凑热闹的。卖小吃的,卖玩具的,卖工艺品的,挤满了街道两旁,不仅有味道,有色彩,有造型,更透着深深的市井风情,像一道风景定格在灯火大同。游人似乎有燃不尽的激情,逛不累的热情,一拨拨挤进来,一拨拨挤出去,一拨拨涌过来,一拨拨涌过去,像潮水一般,人头攒动处是对灯火大同最直白的欣赏和赞美。

一处四合院大门敞开着,游人兴冲冲穿过长长的过道,去看那浸在梦里的院子。没有人在乎陈设好不好,也没有人在意面积大不大,仿佛走进了四合院,就穿过了历史的回廊,享受了远年的奢华。远处的古戏台上在表演魔术,小丑魔术师吹着急促的哨子,挎着花哨的袋

子,一会儿变出长长的纸条,一会儿变出神奇的画本,一会儿变出精美的礼盒,台下的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,尤其是孩子们,围着舞台兴奋着欢闹着,仿佛找到了最本真的快乐。

灯火之中,夜气弥漫,那些美妙的情思飘逸在街头巷尾,过道门楼,皆叫人忍不住驻足。古城一处,让一个“吉”字充溢得满满当当,并与历史、文化、饮食、风俗遥遥相对……

古城的夜是多姿的,美妙的,融进了古韵,揉进了时尚,是春日里的蓬勃绽放。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同,似乎无须声嘶力竭的宣传吆喝,不用绞尽脑汁的推广营销,只要有轻轻松松大大气的氛围就够了,就足以让来大同转大同的人感受到什么,回味到什么,并且找回些什么。

文/高进宝 图/李健康

